

冯梦龙全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主编 马松源

第三卷

冯梦龙全书

目 录

叙谈概 (3)

卷一 迂腐部 (4)

卷二 怪诞部 (20)

卷三 痴绝部 (29)

卷四 专愚部 (39)

卷五 谬误部 (54)

卷六 无术部 (67)

卷七 苦海部 (78)

卷八 不韵部 (85)

卷九 癖嗜部 (90)

卷十 越情部 (101)

卷十一 佻达部 (107)

卷十二 矜嫚部 (115)

卷十三 贫俭部 (123)

卷十四 汰侈部 (130)

卷十五 贪秽部 (136)

卷十六 鸷忍部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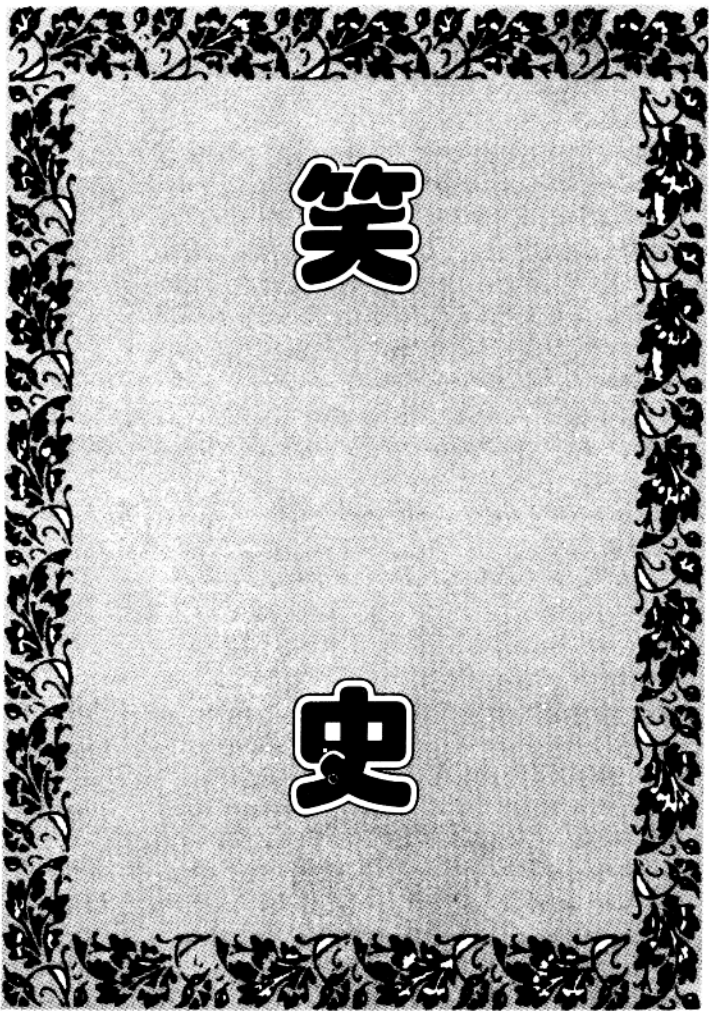
卷十七 容悦部 (150)

卷十八 颜甲部 (158)

卷十九 闺戒部 (167)

卷二十 委蜕部 (170)

卷二十一	谪知部	(174)
卷二十二	僇弄部	(183)
卷二十三	机警部	(187)
卷二十四	酬嘲部	(195)
卷二十五	塞语部	(199)
卷二十六	雅浪部	(205)
卷二十七	文戏部	(211)
卷二十八	巧言部	(216)
卷二十九	谈资部	(218)
卷三十	微词部	(222)
卷三十一	口碑部	(232)
卷三十二	灵迹部	(241)
卷三十三	荒唐部	(247)
卷三十四	妖异部	(252)
卷三十五	非族部	(254)
卷三十六	杂志部	(256)



笑

史

叙 谈 概

古亭社弟梅之煩惠连述

犹龙《谈概》成，梅子读未终卷，叹曰：“士君子得志，则见诸行事；不得志，则托诸空言。老氏云：‘谈言微中，可以解纷。’然则‘谈’何容易！不有学也，不足谈；不有识也，不能谈；不有胆也，不敢谈；不有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也，亦不欲谈。夫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美可以代輿人之诵，而刺亦不违乡校之公：此诚士君子不得志于时者之快事也！”犹龙曰：“不然。子不见夫鸚鵡乎？学语不成，亦足自娱。吾无学无识，且胆销而志冷矣。世何可深谈？谈其一二无害者，是谓‘概’。”梅子曰：“有是哉！吾将以子之谈，概子之所未谈。”犹龙曰：“若是，是旌余罪也。”梅子笑曰：“何伤乎？君子不以言举人，圣朝宁以言罪人？知我罪我，吾直为子任之！”于是乎此书遂行于世。

卷一

迂腐部

子犹曰：天下事，被豪爽人决裂者尚少，被迂腐人耽误者最多。何也？豪爽人纵有疏略，譬诸铅刀虽钝，尚赖一割；迂腐，则尘饭土羹而已。而彼且自以为有学、有守、有识、有体，背之者为邪，反之者为谤，养成一个怯病天下，以至于不可复而犹不悟。哀哉！虽然，丙相、温公自是大贤，特摘其一事之迂耳。要如梁伯鸾、程伊川所为，未免已甚。吾亦及之，正欲后学大开眼孔，好做事业，非敢为邪为谤也。集《迂腐》第一。

问牛

丙吉为丞相，尝出，逢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已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谓丞相前后失问。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间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太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伤害。三公典调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

死伤横道，反不干阴阳之和，而专讨牲畜口气，迂腐莫甚于此！友人诘余曰：“诚如子言，汉人何以吉为知大体？”余应曰：“牛体不大于人耶？”友人大笑。

驱驴宰相

王及善才行庸鄙，为内史，时谓“鸠集凤池”。俄迁右相，无他施設，惟不许令史辈将驴入台，终日驱逐。时号“驱驴宰相”。

驱驴出堂，正存相体。

弹发御史

宋御史台仪：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罢为外官。有王平拜命，垂满百日，而未言事。同僚讶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发，必大事也。”一日闻进札子，众共侦之，乃弹御膳中有发。其弹词曰：“是何穆若之容，忽睹卷如之状。”

王躬是保，忠孰大焉，是学丙吉样子。

鹅鸭谏议

高宗朝，黄门建言：“近来禁屠，止禁猪羊，圣德好生，宜并禁鹅鸭。”适报金虏南侵，贼中有“龙虎大王”者，甚勇。胡侍郎云：“不足虑，此有‘鹅鸭谏议’足以当之。”

我朝亦有号“虾蟆给事”者，大类此。

成、弘、嘉三朝建言

成化间，一御史建言顺适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车辆，骡驴相杂，骡性快力强，驴性缓力小，今并一处驱驰，物情不便，乞要分别改正。”弘治初，一给事建言处置军国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马尾衬裙，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尾，有损军国大计，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员外建言崇节俭以变风俗，专论各处茶食铺店所造看桌糖饼，大者省功而费料，小者料小而费功。乞要擘画定式，功料之间务在减省，使风俗归厚。

极小文章，生扭在极大题目上，“肉食者鄙”，信然！

宋罗江

庆历中，卫士震惊宫掖，寻捕杀之。时台官宋禧上言：“此失守于防闲故耳，闻蜀罗江狗，赤而尾小者，其敏如神，须诏索此狗，繫于掖庭，以备仓卒。”时号为“宋罗江。”

凡乱吹不止者，皆罗江也，何必曰无若宋人然？

罗擒虎、张寻龙

嘉靖中，察院罗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正言张次贤上言：“人盘岭乃禁中来龙，乞禁行人。”太学诸生遂有“罗擒虎”“张寻龙”之对。

引《月令》

甘延寿、陈汤既斩郅支单于首，请悬头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丞相匡衡议：“《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悬。”

还问他斩郅支首是何时？恐不合秋后行刑之律。

谏折柳

程颐为讲官，一日讲罢未退，上偶起，凭槛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掷枝于地，不乐而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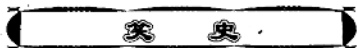
遇了孟夫子，好货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条也动一些不得。苦哉！苦哉！

贤良相面

唐肃宗时，初诏贤良，一征君首应，上极喜。召对，无他词，但再三瞻望上颜，遽奏曰：“微臣有所见，陛下知不？”上曰：“不知。”对曰：“臣见圣颜瘦于在灵武时。”上曰：“宵旰所致耳。”举朝大笑。帝亦知其为妄人，恐塞贤路，乃除授一令。举朝官员，还有不管皇帝肥瘦的，此贤良较胜；只怕作令后，反不管百姓肥瘦耳。

京兆尹祷雨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一具，悉召城



中巫覡，以身杂人，共舞于龙所。观者嗤笑。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戏曰：“丘之祷久矣。”

请禅天下

孝昭时，泰山莱芜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眭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立柳生，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即说曰：“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使友内官长赐上此书。霍光恶其妖言惑众，诛之。

此等建言，非汉人不敢，然迂亦甚矣。

卦宜娱乐

宋侍读林瑀自谓洞于《周易》，尝以仁宗时合《易》之《需》，《需》之象曰：“‘君子以饮食宴乐’，须频宴游，务娱乐，始合卦体，而天下治。”仁宗骇其说，斥之。饮食宴乐人主自会，不须相劝。

哭天

汉兵盛，莽忧甚，不知所出。崔发言：“《周礼》及《春秋》，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咷而后发笑’，宜哭天求救。”莽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千余言，诸生小民令旦夕哭，为设餐粥，凡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汉兵入都门，宫中火，莽避火宜室前殿。火辄随之，宫人号呼。时莽绀衾服，带玺绂，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接舂于前，时日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孝经》可退贼、息讼、却病

张角作乱，向栩上便宜：不须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



贼自消灭。

赵韩王以半部《论语》定天下，《孝经》何不可破贼？

修身为本

藩司吴梦蜚家有怪，时出以窃饮食，间窃衣饰金银。吴厌苦之，偶诉监司徐公。徐曰：“邪不胜正。”朱书“修身为本”四大字，令帖堂中。鬼见拍手揶揄，且出秽语，徐大作。

迂腐有种

唐昭宗时，郑篆为相，太原兵至渭北，天子竭于攘却之术。篆奏对，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后篆孙珣相梁末帝，唐庄宗兵入汴，帝惶恐不知所为，珣献一策：“愿得陛下传国宝，驰入唐军，以缓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宝不足惜，顾卿之行能了事否？”珣俯首徐思曰：“但恐不易耳。”

是祖是孙。

开元间，上东封泰山。历城令杜丰办供应，以为从幸人多，设有不虞，仓卒不备，乃造凶器三十具，置诸行宫，光彩赫然。有刺史骅谓：“主上封岱祈福，谁造此不祥？”将索治丰。丰逃卧妻床下，诈死得免。时丰子杜钟为兖州参军，掌厩马豆，曰：“御马至多，临日煮之不给，不若先办。”乃煮粟豆二千余石，热纳窖中。乃至，皆臭败矣。

是父是子。

治平之学

元胡石塘应聘人京，世祖召见，不觉戴笠倾侧。及问所学，对曰：“治国平天下之学。”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陈蕃不扫一室，为欲扫清天下。石塘不正笠，意者志不在一笠也，惜哉，不以此对。袁鬼公曰：“尔时方温《大学》，想不到此。”



孝泌

江泌字士深，有孝行，族有与泌同名者，世谓为“孝泌”以别之。然泌不食心，谓其有生意；衣敝多虱，以绵置壁前。恐虱饥死，复置衣中。五谷都有生意，何以独食？为一虱大费周折，又可笑。

郭逵将略

郭逵伐交州，行师无纪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进兵有日矣，乃付诸将文字各一大轴，谓之将军下令。字画甚细，节目甚繁，又戒诸将不得漏泄。诸将近灯火窃观之。徐禧尝见之，云：“如一部《尚书》多。禧三日夜读之，方竟。则诸将仓卒之际，何暇一一也。内一事云：交人好乘象，象畏猪声。仰诸军多养猪，如象至，则以锥刺猪，猪既作声，象自退走。”

检谱角牴

江陵顾云，偶于市上收得孔明兵书，遂负可将十万，吞并四海。每至论兵，必攘袂叱咤，若真对大敌。时谓之“检谱角牴。”

《杂俎》载赌线咒云：“伊谛弥谛，弥揭罗谛，”念满万遍，呼骰色随意而转。有赵生者信之，诵之至千，喜曰：“亦足小胜，”遂与人决赌，连呼不验，丧货而返。顾云何以异此？

奇技自献

新莽时，博募奇技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连马接骑，济百万师。或言不持斗粮，服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莽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着毛，通引环纽，飞数百步，堕。莽犹欲获其名，皆拜理军。



李晟、张一中谈兵

成化二年，都察院经历李晟言边务、兵机各五事。以荐用旧臣，非所宜言，降调为通判。弘治元年，复上疏，言“臣学兵法四十年，得其奇要”，上《战法》一篇，《急务》二篇，高自称许。上命工部试造战车弓弩，俱不可用，坐虚废钱粮降四级，为云南曲靖卫知事。十年，复上疏言边事，稍迁都察院照磨。十五年迁郾阳府抚民同知，不肯行。明年复上疏，愿边方自效。得旨：候有西北边兵备员缺推补。正德四年，冒候缺兵备金事上书，献《安攘六论》。下兵部，参其大言无实，垂老不悟，姑免罪，放回闲住。八年，再冒銜上兵书五种，仍放回。史称其所制全身铁甲，工部铸而俾试之，行数步，辄仆焉。

王弇州云：晟既姓李，而名同西平，其小时稚自负矣。据其弘治元年疏，学兵法已四十年，当亦不下五十。至正德八年，且八十余，而气不少沮，亦人妖哉！

张进士一中，初名宽，湖广襄阳人。流贼犯襄阳，宽以翰林检讨自乞赞军务。建策驱流人还乡，累死者以千万计，寻升按察僉事，坐贪淫革职。至是北虏犯塞，潜来京师，上疏，请易旗号盔甲皆为黄色，牌面皆作虎形，曰：“黄为中央之土，以克北方之水；虎惊胡马之目，见必惧退。然后以神枪药箭射之。”且自谓“秘机，不敢详于副封。奏疏乞留中不出。”下兵部，参其庸妄干进，罢之。

献策官衔

高邮学正夏有文，弘治末，献书阙下，曰《万世保丰永亨管见》。上嘉之，更“管见”二字曰“策”。夏遂书官衔云：“献万世保丰永亨管见、天子改为策字、高邮州学正夏有文。”

罚人食肉

李载仁，唐之后也，避乱江陵，高季兴署观察推官。性迂缓，不食猪



肉。一日将赴召，方上马，部曲相殴。载仁怒，命急于厨中取饼及猪肉，令相殴者对餐之。复戒曰：“如敢再犯，必于猪肉中加之以酥！”

河南令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农家艺麦费耕耨，改用长锥刺地下种。自旦至暮不能一亩。又值蝗灾，科民畜鸡。云：“不唯去蝗之害，兼得畜鸡之利。”克期令民悉呈所畜。群鸡既集，纷然格斗，势不能止，逐之飞走，尘埃障天。百姓喧阗不已，相传为笑。

据《孟子》则畜鸡极是王政，但恨不得鸡坊小儿作“都司晨”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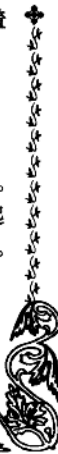
归、王吏治

归太仆有光，谪官吴兴。每治事，胥吏辈环挤案旁，几不容坐。归以殊笔饱蘸，捉向诸人曰：“诸君若不速退，我便洒将来也！”合堂大笑。

吾苏王中吴先生，厚德而拙于吏治。由乡科为县令，每视事有疑，辄密缄条纸，质之记室。一日拆封，见吏匿银，怪之，亟为传问。得教云：“此弊也，宜重惩。”王为点头。久之，拆完，王问吏：“何以匿银？”吏坚讳。搜之不得，怒责十板。既退，余怒未息，述诸记室。记室曰：“何不监追赃物，而轻释乃尔？”王搔首曰：“使不得！责至七、八板时，彼羞极，面俱发赤矣！”

掾史养名

汉朱博迁琅琊太守，齐部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齐儿欲以此为俗耶！”皆斥罢之，白巾走出府门。郡中大惊。



不禁盗坟

一朝士赋性甚迂，知河中府龙门县。有薛少卿者，寄籍于县。坟茔松栢，忽经盗砍，因诣县，投牒陈诉。朝士判曰：“周文王之苑囿，尚得刳菹；薛少卿之坟茔，乃禁樵采？”

昌州佳郡

李丹授昌州倅，以去家远，乃改鄂州。彭渊材闻之，吐饭大步往谒李曰：“谁为大夫谋？昌，佳郡也！”李惊曰：“何以知其佳？”渊材曰：“海棠无香，昌州海棠独香，非佳郡乎？”

渊材尝言：“平生就死无恨，惟有五事不甘耳。”人问其故。渊材曰：“第一恨鲋鱼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莼菜性冷，第四恨海棠无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诗。”闻者大笑。

忌讳

宋文帝好忌讳，文书上有凶败丧亡等字，悉避之。改“𦍋”字为马边瓜，以“𦍋”字似“祸”故也。移床修壁，使文士撰视，设太牢祭土神。江淹言及“白门”，上变色曰：“白汝家门！”后梁萧督恶人发白。汉汝南阿伯敬终身不言死。

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筋为“快儿”，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圆果”，伞为“竖笠”。讳“狼籍”，以郎捶为“兴哥”。讳“恼”、“躁”，以谢灶为“谢欢喜”。此皆俚俗可笑处，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称快儿者。

谢在杭云：余所见缙绅中有恶鸦鸣者，日课吏卒左右戟弓挟弹，如防敌然。值大雪即不出，恶其白也。官文书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

湖友华济之常言：其郡守某，忌讳特甚。初下车，丁长孺来谒贺。怒其姓，拒之再三。涓人解其意，改丁为千，乃欣然出见。一日御史台有大



狱当献，牍中有“病故”字。吏以指掩之，守见文义不续，以笔击去吏指。忽睹此字，勃然色变，忽取文书于案桌足下旋转数次，口诵“乾元亨利贞”，合堂匿笑。

柳冕为秀才，性多忌讳。应举时，有语“落”字者，忿然见于词色。仆夫犯之，辄加箠楚。常谓安乐为安康。闻榜出，遣仆视之。须臾，仆还。冕迎门曰：“得否？”仆曰：“秀才康了。”

龙骧多讳

《厌胜章》言：泉乃天毒所产鬼，闻者必罹殃祸，忽向泉连吐十三口，然后静坐，存北斗一时许，可禳焉。汉蒙州刺史龙骧，武人，极讳己名。又父名喈，子名邛，亦讳之。故郡人呼泉曰“吐十三”，鹄曰“喜奈何”，蚤曰“秋风”。部属私相告云：“使君祖讳饭，亦当称甌粥耶？”

讳父名

则天父名𪎭，改华州为秦州。章宪太后父名通，改通州为同州。朱温父名诚，以其傍类戊，改戊巳为武巳。杨行密父名怵，与夫同音，凡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皆去“夫”字。

御史大、光禄大，是何官衔？何不曰大御史、大光禄？

唐李贺以父名晋，终身不举进士。

韩昌黎曰：“父名晋，不举进士；若父名仁，子遂不得为人乎？”陈锡玄曰：“此讳而近愚者也。”杜衍帅并州，吏请家讳。公曰：“我无讳，讳取枉法赃耳！”斯则达人大观。

袁德师，给事中高之子。九日出糕啖客，袁独凄然不食。北齐刘臻，性好啖蜣，以音同父讳，呼为扁螺。

范晔以父名泰，不拜太子詹事。

